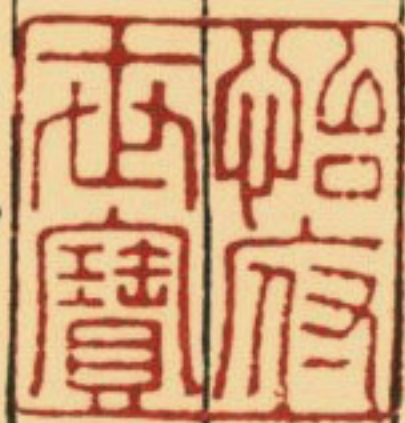


漁樵問對一卷

邵子

漁樵問對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盤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鈎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鈎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鈎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

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
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
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
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
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
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
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
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
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
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
則皆爲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
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
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
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
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
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
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
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
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
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

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
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
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
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
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
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
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
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
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
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旣不能傳之以言則六

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
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
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
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
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
萬物之多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
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
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

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利喪于有餘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

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

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

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
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
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
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
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
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
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
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
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
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
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
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
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
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
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
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
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
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
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

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

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穰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

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
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
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
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
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
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
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
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
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
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
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達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
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
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
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
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
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新則
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内者
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
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

之貪新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欺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夬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告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姤陽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

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
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
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
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
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
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
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
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
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
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

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
至人之謂也以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
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
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
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
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
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
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
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
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

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
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
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
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
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
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
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
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
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夫如

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
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
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
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
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
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
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
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

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盡三才之道者謂
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
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
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
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
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
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輕重者權也是
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
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
目耳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
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
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脾之精發乎耳則
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
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
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
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
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
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

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鬼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鬼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

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

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奈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曰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曰盛矣曰盛則昌曰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末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

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釣者談已樵者

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無名公傳

文鑑作無名君篇內皆同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一作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

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己之滓無得而去矣
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鄉人曰斯人善
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
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
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四方之人
曰斯人不能一有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
人又疑之質之于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
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
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
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

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
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
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
心無跡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
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
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
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
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
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
骸弄九餘暇九謂太極閑往閑來人告之以修福

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穰災對曰未嘗
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
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无妄生災未
易穰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
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
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
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
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
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
餘藜羹飽後氣吐胃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

雖賤必洽終身無甘懷未嘗作皺眉事故人
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
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
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
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
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
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和之又
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
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
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饋之雖

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
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亦不強免亦不
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
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
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
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
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
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飴其陋
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
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
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
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邵子漁樵問對

後學天台吳堅
刊于福建漕治

